



今年雨水甚多，盛夏七月，巴日嘎斯太嘎查一带牧草茂密，绿染原野，那种黛青色于晴空下浓烈地肆意涂抹，一直延伸到目光所不可及的山峦和远川，宛若善工水墨的艺人缓缓舒展一幅丹青长卷。

我们一行驱车百余里，在本土作家刘玉昌先生陪同下，沿藏藏高速公路来到位于察右中旗巴日嘎斯太附近的“绥中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

原来，这绥中仅是个地域概念，大致范围为当年的绥远省陶林县（今察右中旗）南部和察哈尔镶蓝旗（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北部以及周边地带。因其核心区位于绥远省中部，尚且无明确界限，故而，此地理称谓系泛称。从1938年八路军“李支队”（即李井泉、姚喆率领的共产党部分抗日武装）挺进大青山，到1941年数年间，共产党在当时的归（绥）武（川）公路以东、（北）平绥（远）铁路以北、集宁至土木尔台一线以西这块方圆百里区域内，开辟了抗日游击区，遂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绥中地委机关曾在今巴日嘎斯太周边的浩特与村落里，或发动农牧民众，或临时开会办公。如今纪念馆所陈列的正是当年该地区军民抗敌斗争的历史图片，还有绥中地委书记贾长明、专员程仲一等领导和工作人员所使用过的武器、物件等，以及当年八路军秘密被服厂的实物。经了解，该纪念馆筹建于2017年，又经过2021扩建，目前业已成为内蒙古中部诸旗县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各地参观者达数万人。

其实，我们之所以长途奔赴此处参观，乃为探访武策劳故居先做功课，而起因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地宣传部门邀约，撰写五集反映绥中军民抗战的电视连续剧剧本，而武策劳正是剧中的灵魂人物。为此，我们组建了以一级编剧李世明为首的创作团队，还为打造这部影视精品而深入老根据地去体验生活，以便掌握历史资料。

武策劳原住地叫灯笼素，距离纪念馆约十多里路程，这里属丘陵山区，道路崎岖难行，我们只得徒步前往。一路所见，凡山坡阴面多为白桦林，一株株挺立如高

岗哨兵，一片片齐整排列到山顶，而沿路两边则是一丛又一丛的马莲花，舒展展的叶子，墨绿而厚实，一层层围绕中央根茎，其顶端是怒放的蓝色花瓣儿，密集且浓烈，蕊冠呈鹅黄，甚是惹人喜爱。令我不由停下脚步，弯腰低头凑过去微观嗅闻，且见其叶颇蓝紫、纹理通体晶莹，那股扑鼻而来的浓味儿，更为奇特，似兰花之幽香，如薄荷般清冽，实在是种难以言状的体验。耳闻已走远的同行在前方唤我，方恋恋不舍地惜别花朵才慢慢离去。

约复行数里，又至处陡坡，刘先生手指坡顶说，爬上去就是灯笼素村。我好奇发问：“这地名有讲究么？”他解释道：“灯笼素系蒙古语‘得勒日斯’的转音，汉语译为芨芨草，它与马莲花为共生性植物。”

待我气喘吁吁爬上坡顶，眼前居然是处石头建筑群，外围一圈石头垒的方形院墙，正面是石头砌的五孔窑洞，院内是饮牲畜用的石水槽，墙角是石头碾盘、石磨、石臼和石杵，就连拴马桩也是根石柱子。

此前，总编剧世明兄曾赠我《绥中岁月》一书，虽对抗日志士武策劳事迹有所解读。然而，亲临实地体验情景，仍有一种剧烈的震撼感。彼时，同行忙于拍照，而我却伫立在这座近百年的石窑前，还还原了80多年前发生在这处石头大院里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也是在个马莲花盛开季节的深夜，时任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民主政权绥（远）察（哈尔）行署主任的杨植霖只身来到灯笼素，欲通过这个秘密联络点与绥中地委领导人会面。可是，不慎走漏风声，反被察汗哈达日伪据点密探跟踪。待他在武策劳家吃过饭后，天色微明，正要起身出门，忽闻护院狗叫得很凶，这才发现石头大院已被连夜赶来的敌军包围。当意识到事态危急，杨植霖拔出手枪，想拼命冲出去。

可是，这灯笼素虽然称村，却只有这家独户，从孤零零大院突围毫无可能。紧要关头，只见武策劳拉住杨植霖几步窜到墙旮旯，扒开羊毛堆，匆忙将他藏在里头。不等武策劳转过身来，十几个日伪军早已闯进院里，敌人冲进窑洞，翻箱倒柜。但，一无所获。目睹此状，那个鬼子

军官发疯了，上前揪住武策劳衣领子，气急败坏地咆哮，让交出杨植霖，面对恶魔，武策劳沉稳应对。

但鬼子军官还是不信，猛地抽出东洋刀来，“啪”一声卡到武策劳脖子上。他低头一瞅，鬼子这刀刀太快了，一股鲜血已从砍破的布衫领口流到胸脯上，但他临危不惧。

危急关头，武策劳老婆见丈夫朝她使眼色，连忙大声呼喊：“啊呀，不好了，咱家拴在门口的枣红马让人偷骑上跑了！”鬼子军官慌忙抬头去看，果真见一匹快马，从大门口一闪而过。众敌尾随而去，这才使杨植霖化险为夷。

眼见老杨安全脱险，消失在后山坡，武策劳急忙问她：“咋回事？”老婆长出一口气，才说：“是我朝咱家那匹马的脊背上扎了一锥子。”随着武策劳舒缓地一声叹息，我也从历史时光的隧道里返回到现实。

见我独自面对石窑沉思，刘先生走过来说：“想啥呢？”我便说出这段往事。不料，他却感慨道：“武策劳智救党的地下工作者，远不止这一次，好多次都是死里逃生！”仅凭这句话，当即吊起我的胃口，连忙打开手机录音，让他讲得详细些。见我对此感兴趣，这位本地文化学者，又向我讲述了此事原委——

1951年，武策劳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老区人民代表大会。随即，他还向我叙述了当年武策劳遵照绥中地委领导人指示，以伪保长身份潜入敌占区张家口，冒死采购紧缺物资送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还有他掩护抗日游击政权陶林县长宋克瓚摆脱日伪军追击。随着昔日往事与眼前实地实景的重叠再现，武策劳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渐渐丰满高大，一个充满救国热忱的蒙古族汉子正满面笑容向我走来。

返回时，日头过午，一行人走在山道上。我果然发现，山坡坡上，沟窝窝里，凡有芨芨草的地方，总有马莲花开，一蓬又一蓬芨芨草，迎风傲立，昂扬向上；一丛又一丛马莲花，在寂静辽阔的荒原上，绿莹莹张扬出一片片蓝，蓝花绿草，共生相伴，漫山遍野，蔚为壮观。

不久，我在创作基地承担了《武策劳智救杨植霖》这集的撰稿执笔，当构思解

说词时，我由芨芨草联想到野火烧不尽的“离离原上草”，由马莲花（经考证，马莲花属鸢尾科，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干旱，常生长于荒原或高山地带）联想到与其共生的芨芨草。由是，这一集的开场白，便这样写道——

走进北疆这域沃土，回首当年抗日烽火，风沙掩不住历史沉淀在这里的光辉，在那永不褪色的血脉基因里，让你领略那些被岁月珍藏的故事。今天，让我带领大家一同穿越时空长廊，与历史对话，去寻觅抗日战争年代绥中军民用热血浇筑、用生命构筑的大青山钢铁屏障，去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用信仰诠释的中华民族精神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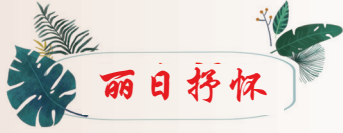
在这里你会看到那些八路军战士，他们就像野火燎原的芨芨草，燃起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在这里你会遇见无数个武策劳那样的抗日志士，他们宛如与芨芨草共生共长的马莲花，其品德就像那蓝色的花蕊般晶莹淡雅，其秉性犹如那莲叶般朴实而憨厚，忠诚地围绕那株直立的根茎，贡献出其浓烈而执着的芳香，花蕾里包含一颗报国之心。他们的信念如马莲花生存于旷野一样坚强强壮，他们的赤诚就像芨芨草在高原上，历经风霜雨雪愈发挺拔，星星之火即可形成燎原之势。

正是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和武策劳这样充满爱国热忱的抗日军民用热血和生命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保护了无数个绥中地委这样的党组织，从而形成抗日洪流，最终以巨大的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近百年屈辱的历史上，筑起一座抵御外侮的历史丰碑！

其后在撰写文稿的日子里，我每每被当年巴日嘎斯太一带农牧民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长期默默支援八路军抗战事迹所感动；也被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做出巨大牺牲而震撼。绥中抗日战争纪念馆仅是当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敌后民众抗战的一个缩影；武策劳是无数抗日志士中的一员，正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形成铜墙铁壁，经过艰苦卓绝的顽强抗战，终将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赢得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巴日嘎斯太的远山

●张文静



秋夜思语

●梭梭

秋天的夜很长很长，仿佛要走过一年四季，却又分不清春夏秋冬，我在等待一次秋约，如同等待一个没有归期的故人。秋天的夜很浅很浅，浅得盛不住一声遥远的鸟鸣，浅得刚刚闭上眼睛，我们的心事就被月光偷走了。

秋天的夜很静很静，静得仿佛是一滴硕大透明的松脂，正将漫天的星子和我们的呼吸，一同凝聚成静谧的琥珀。月光如水银般倾泻在桃李湖畔，秋风吹过枝丫，掠过树梢，仿佛穿越了半个世纪的等待，等待一次心灵的约定。树木睡了，花儿睡了，连校园里熬夜的小花狗都在贪睡，唯独我们的世界醒着。

月将一轮皎洁写在秋色里，在没有秋的底色中，我努力地寻找着一个无法用时间去定格的秋天。夜幕中，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味道，那是一卷无边际的信笺，铺展着星霜的沉默与虫鸣的微凉；我们在诗行里，等待一次与秋约，去寻找一个关于秋的诗章。

暮色在慢慢地生长，夏日喧嚣的余温在指尖徘徊，你踏风而来，像一页等待被秋风翻阅的书籍，将整个世界浸染成朦胧的梦境。月光吻干了我的红唇，也吻干了你的眼泪，我们一起呼吸着大地的语言，用脚步丈量着年轮，那一夜我们仿佛走过了春夏秋冬，穿越了所有关于等待与期许，最终抵达了一个无需言语的终点。

小南山公园的石阶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更像一沓沓摊开的线装书页，《兰亭序》的剪影在晨曦中划过弧线，那一夜，我们仿佛变成一对相恋的萤火虫，在夜幕中闻着花香。黑板上的行书跳跃着儿时的记忆，与多年前，拿起一枝狼毫临摹的背影奇妙地重叠，忽而又被岁月修改了笔触，一夜间你便成了我的同桌。吟一首《春江花月夜》在平仄的韵脚中追寻永恒的记忆，多想让记忆的思绪在那美妙的诗行中停驻，揭开宇宙奥秘的沉思，将人类的悲欢离合寄纵于诗行。月夜下，我静听那熟悉脚步，分明还留着昨天的温度，转瞬间却变成了另一个秋天。

鱼儿在月光下低语，蛙在水中跳跃，行走在桃李湖木质的堤岸上，每一步都像楔入流光的标点。不再谈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浩渺，不再追问“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玄机。时光将记忆冲刷成洁白的沙，那些有关青春的、盛大而空灵的命题，已被生命磨成了细沙，从指缝间悄然流走。

月色将我们的轮廓刻在画布上，每一处都有着时光的慰藉。我一次次地幻想着：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们会什么模样，我一次次地叩问自己，月光低语，将我们的故事写在褶皱里。穿过深夜的长廊，月光将一片银光洒向大地，那一簇簇变化颜色的树冠像黑暗中绽放的花朵，在风与寂静交织的韵律里跳动着。大自然的法则中，它们运行着彼此生存的法则，将自己的身躯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都在追寻自己的本真，如同大地珍藏每一片落叶的馈赠，仿佛喧嚣最终沉淀为澄澈的沉默，我们努力地在时光的雕琢中精心地塑造着灵魂，就像秋露珠在晨光中折射出整个世界。秋天的梦很长很长，一端是你，另一端是我，秋天的梦很美很美，一端映昨天，另一端映着今天。当我们站在现实与记忆中回眸时，如同我们站在河岸，看着倒影在水中荡漾、变形，却不再急于去打捞什么。

秋天是成熟与青涩的告白，秋天是力量与沉淀的积蓄，那夜，我们仿佛变成了行走在校园里的一棵树，我们更像是两枚被秋风卷起的叶子，不由自主地飘向某个既定的落点，不小心便站成了行，便成了彼此的风景。

秋夜，我将甜甜的梦化作星光洒入你心房。在没有约定的日子里，我们聆听着星光的密语。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行来不及写完的诗，月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近很近，被夜露悄悄连接。

今夜，我将未尽的诗行，一针一针缝补在秋天的注脚里，让每一次无声的相遇，都沉淀成灵魂的底色；从不解释永恒，却让飘零的叶与伫立的树，在仰望同一片星空时，确认了比厮守更遥远的共鸣。

秋天并非告别，而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让我们在成为风景的同时，也学会了阅读整个宇宙的沉默与丰盈。今夜我把风铃挂在窗前，将秋里的画卷，写成醉美的诗行！



千年云中

●高雁萍



■郭宝林 摄

无论世界文明还是中华文明，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河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境内，有一处海生不浪遗址，大约6000年前，一支新石器时代的族群定居于此；他们住着半地穴式的房屋，会烧制陶器，用火加工食物，会用兽骨磨制的针缝兽皮为衣。精致而锋利的石器，让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比旧石器时代的大窑人更为先进。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据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在当时的云中、现在的托克托，建起一座“千门晓映山川色，双阙遥连日月光”的云中城，作为云中郡的郡治所在。

大青山南麓横贯东西的赵长城也修筑于这一时期。因为比赵肃侯所筑长城位置靠北，因此被称为赵北长城。呼和浩特境内的赵北长城为土筑，残高3米，与山坡下建于明清两朝的乌素图召遥相呼应。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曾提及这段著名的长城。

在呼和浩特发展史上，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水的托克托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优越，一直是北方各民族游牧和农耕的广阔天地。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设三十六郡，其中的云中郡位于今天的托克托县境内。西汉时期，云中郡被划分为云中、定襄二郡，云中郡治依然云中城，管领云中、

沙陵、原阳、北舆、武泉等十一个县。有研究者认为，武泉县或北舆县城址，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塔布陀罗亥古城。原阳城址为赛罕区八拜古城，也是赵武灵王时期训练骑兵和收放军马的地方。时至北魏，云中城扩建后成为云中镇，依然是镇守这一地区的重要基地。宋代文学家苏轼于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中的“云中”，指的正是今天的托克托县及相邻的山西省部分地区。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托克托县哈拉板村发现一枚云中丞印，八十年代在云中古城遗址西门外发现一块有“云中”戳印的汉代残陶片，这两大发现充分证明，草原都市呼和浩特的发展，既不是古代的丰州城，也不是明代的归化城，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云中城。云中故城位于今天的托克托县古城镇古城村西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面呈不规则形的云中故城，城墙周长超过7000米，考古证明应为战国时期初建时的规模。城内西南角有子城，大城内有多处建筑遗迹，中部的大型夯土台基被当地人称为“钟鼓楼”，此处曾出土过一尊北魏太和八年鎏金释迦铜像，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在对云中故城进行后续发掘中，又相继发现了不同时期建造在云中城周边的城池总数竟多达三十个，由此可知，历史上的托克托地区是何等繁荣。如今的仿古新城虽然只是象征，但到此一游，毫不

影响思绪飞扬地怀古咏今。

时间在黄河岸边淘洗岁月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托克托博物馆由此应运而生。这座始建于1992年的博物馆，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主体为二层混凝土砖木结构仿古建筑，共有四个常设展厅，分别为生物化石标本展厅、历史文物展厅、历代货币展厅和黄河民俗文化展厅。展出的历史文物上启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及近现代，其中辽、金、元文物颇具特色。最具观赏性的系列古钱币中，年代最早的是先秦时期的贝币。托克托博物馆共有馆藏文物5000多件，大部分出土于当地；包括有化石、石器、青铜器、陶器、瓷器等。含国家一级文物17件，二级文物16件，三级文物47件。一件件代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精美文物，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证。黄河滔滔，千年如故，云中城曾经的兴盛与富庶，如今已被一段段黄土残墙所取代；那些曾散落于垣垣荒冢间的文物，如今都躺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的代言。

托克托博物馆丰富多彩的馆藏文物，对研究整个呼和浩特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具有无以替代的学术价值。馆藏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交流价值和观赏价值，对加强人们珍爱国家文化遗产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和现实意义。

距托克托博物馆一步之遥的东胜卫古城遗址气势极为恢宏，残存的夯筑城墙高达12米，修筑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平面呈长方形，城内西北角有2座古城址，西为辽金元时期的东胜州城，东为东胜州城的子城。明初筑东胜卫城时，只把原来的“州”改为“卫”。“卫”是军队建制，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在北部共建起329座用于防务的卫城，东胜卫是其中之一。东胜卫的前身是东胜州。据史料记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击败党项夺取黄河对岸的胜州后，将城内居民全部迁至河东筑新城安置，为在地理上有所区别，起名东胜州。明嘉靖十年，阿拉坦汗的义子恰台吉驻牧于东胜卫，因他本名叫脱脱，人们便称这里为脱脱城，后逐渐演化为今天的托克托，这是托克托地名由来之一。为了纪念他，托克托文化广场塑起一组青铜雕像，骑在骆驼上的脱脱威猛高大，被马队簇拥着昂首向前，再现了当年的英姿与风采。

东胜卫古城遗址为内蒙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全市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明代城址。近年来，托克托县不断加强东胜卫古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以梳理历史脉络、弘扬和传承黄河文化为主题，以沿黄河休闲观光经济发展为定位，以生态保护为发力点，全力打造文旅融合品牌，推出以黄河为主，涵盖周边主要景区和古城遗址的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以满足日益高涨的旅游需求。